

凤凰木



花儿探窗来

●谢丽玲

办公室在二楼,朝南的窗棂总被阳光镀成一层金边。每日伏案时,电脑屏幕的蓝光里浮着细尘,键盘敲击声在空旷的房间里独自回荡。共事十余年的同事上个月正式退休,本就清寂的办公室,愈发显得阒然无声。独处时,连自己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,寂寥便如窗外那株老龙眼树的影子,慢慢爬上桌角,缠上指尖。

好在有花。

窗外那株繁茂的三角梅攀援在墙外,枝干虬曲如游龙,蜿蜒着探向东边的窗台。那满树的花朵恰似燃得正烈的火焰,紫红、嫣红、粉白交织成一片绚烂的云霞。一枝最顽皮的花串越过窗沿,将娇艳的“笑靥”探入室内,花瓣边缘泛着温润的光泽,花蕊间缀着点点金黄,鲜活又明媚,瞬间驱散了半分寂寥。

伏案间隙出神时,我便凝望着它们在风里轻轻摇晃,花瓣上的光斑游走如鱼,连空气里都浸染上淡淡的甜香。那探进窗的花枝,仿佛是大自然递来的请柬,邀我暂别案头的空乏,去与它赴一场繁花的约会。

三角梅是温婉的邻家姑娘,炮仗花则是热情奔放的野丫头。它来得轰轰烈烈,往往是某个清晨推开窗,忽见南窗整面玻璃都燃起了橙红的火焰,热烈得令人心头一颤,连空气都变得鲜活起来。

炮仗花细长的藤蔓像顽童的手,顺着栏杆、南墙屋角,一路攀爬嬉闹,最后将串状花穗紧紧吸附在窗棂之上。偶得闲暇,我便踱到窗边,伸手去触碰那些炮仗花串,细小的花瓣柔软而富有弹性,它们带着阳光的温度,带着大自然的灵动,将丝丝暖意顺着指尖缓缓传递到我心底。在这寂静的办公室里,它们就像一群欢快的小精灵,驱散了我的孤寂,为我带来了无尽的欢愉与慰藉。

有时候我会想,这花儿探窗而来,何止是为了装点这小小的办公室。分明是携着启示而来,用它们自己的方式告诉我:无论生活何等寂静单调,都不能遗失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;无论身处何种境遇,都要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。就像这炮仗花,纵然风露微凉、时序流转,依旧能开得这般热烈,这般奔放,这般掷地有声。



紫花风铃木

●陈季玉

一树风铃摇响春天
心思簇簇,拥在枝头
每朵小铃
都悬着未说的心愿

初绽是紫红
如少年眼底的火焰
渐渐晕作浅粉
是岁月,凉凉地沉淀

生命从不肯静止
时光自有笔触与深浅
允许色彩流转
允许锋芒归于柔软

昨日浓烈,今日温婉
褪去的不是芳华
是灵魂,缓缓舒展,渐渐安然

风过时
落一声轻叹
听不见声响
却觉得春天在耳边说了什么

慢慢读懂了流年
不追问,不留恋
一眼入心
春天,便长居心底

人闲桂花落

●杨崇演

先是听见的。
极轻,极碎,原以为是雾水
从瓦当滑落的声音。
抬头,没有雨,是春桂。
一粒,落在掌心。
三五粒,落在肩头。
七八粒,落在青石的纹
路里。

偏偏有我这么一个闲人,用全部的寂静,接住了它这片刻的声响。

心闲下来,世界才会慢下来,才能听见桂花落地的声音。

想起儿时,老家的院角也有桂树。夜凉时分,桂花落满衣襟,奶奶摇着蒲扇,说:花开花落,都是日子。

那时似懂非懂,如今才知闲是福气,落是从容。

城里,灯红酒绿;案头,琐碎繁杂;路上,奔波匆忙……

多么盼望日子都能像王维一样闲坐春山,看桂花飘落,听时光流淌。

人闲,才看得见微小的美好;心净,才接得住无声的温柔。

人间最难得,不是拥有多少,而是放下多少。

桂花轻轻落,心事慢慢放,不就是最好的时光吗?!



檐下春深

●王建强

母亲总说,谷雨的雨,是给庄稼挂的帘子,也是给日子续的温。小时候,一到这时候,她就搬张竹椅坐在檐下,就着昏黄的天光纳鞋底。我蹲在她脚边,盯着檐水滴下来,在青石板上砸出小小的坑,又顺着石缝渗进土里,喂着墙根那株年年抽新条的金银花。那时候只觉得日子慢得要命,就像这檐下的雨,一滴,又一滴,好像永远落不完,也永远等不到头。

后来离家读书,再到工作定居,故乡的檐角慢慢就成了记忆里模糊的影子。也就每年谷雨,能踩着雨雾踏回这老院子。推开门的瞬间,檐下那只铜铃先响起来,铜铃被岁月磨得发亮,风一吹,就漾开细碎的声响,像母亲站在门口喊我小名儿似的。院里的金银花还是老样子,年年顺着檐角往上爬,把整面墙都染成浓绿,谷雨前后,就缀满细碎的白花,香得满院子都是,连风吹过都带着甜。

今年回来,檐下多了一把新竹椅。母亲坐在那儿,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些,却还是笑着,把刚蒸好的榆钱窝窝往我跟前推。窝窝是用院后榆树上刚捋的榆钱和的面,撒了点盐,咬一口,是暮春的清鲜,也是家的温软。我挨着她坐下,跟小时候一模一样,看雨打檐角,听风摇铜铃,忽然就懂了,所谓故乡,从来不是地图上一个具体的地名,是檐下这盏长明的灯,是母亲递来的这颗窝窝,是不管走多远,一回头就能看见的温暖。

其实人这一辈子,最安稳的时刻,从来不是奔赴远方的那些辉煌时刻,而是回到故乡的檐下,看一场谷雨的雨,陪母亲坐一会儿,让时间慢下来,慢到能听见每一滴雨落下的声音,慢到能把所有的思念,都揉进这檐下的暮春里。风又吹过,椴花落在肩头,带着雨的湿气,像母亲的手,轻轻拍了拍我的背。



投稿邮箱
hxdbfjm@163.com

虚岁

●马亚伟

有一段时间,我大概是受了“女人要忘记年龄”这种思想的影响,很少想到自己的年龄。有时突然被人问到,总是蒙住,需要仔细算一下才能回答出来。可母亲却能牢牢记着我的年龄,而且她还把“今年你都多少岁了”这样的话挂在嘴边,每次还都说我的虚岁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我二十九岁那年,几位同事来家里玩。我们聊天聊到年龄的问题,母亲插嘴道:“一眨眼,你今年都三十岁了。”我气呼呼地说:“我明明是二十九岁,怎么说我三十岁?”我恼火得不行,在那个年龄坎儿上,多说一岁跟多说了十岁似的。母亲却比我还理直:“说年龄怎么了,提醒你什么年龄做什么事,别总把自己当小孩子!我就喜欢说虚岁,难道你在你妈肚子里十个月不算一岁吗?”我无奈地摇摇头,只好认输。

此后,母亲依旧牢牢记着我的虚岁年龄,我时不时就被她提醒一下。渐渐地,我也接受了把年龄记在心里,告诉自己做与年龄相符的事。

我虚岁四十岁那年,遭遇了人生低谷,那段时间我痛不欲生,连自己的生日都忘得一干二净。那天,母亲突然提着好多东西来城里看我。平时她很少来城里,我没想到她辗转坐公交,自己找来了。她把一袋子东西重重地放到地上说:“今天是你四十岁生日,一会儿我给你擀生日面。前几天我去给你算命了,说你过了四十岁就好起来了。放心吧,以后都是好日子!”那天母亲给我做了生日面,还有一桌我爱吃的菜。后来我才知道,母亲并没有去给我算什么命,她只是那样一说,想给我个好的心理暗示,让我有勇气好好活下去。后来我的日子,果然像母亲说的那样,好了起来。

最近几年,我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虚岁年龄。那天我看到一段话:“我们的虚岁里,藏着妈妈的偏爱。人之所以有虚岁,是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,你会和妈妈有过一年的单独相处。妈妈永远多爱你一年。”我忽然间觉得这样的说法好温暖。其实这种解释,我的母亲早就说过。虚岁里有母亲那份专属的爱,我虚岁多少岁,她就爱了我多少年。